



猪笼草

# 半世纪前植物园建设风潮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范南虹

通讯员 林红生

李莹

无疑，植物与人类的关系是最亲密的，我们的衣食住行，都来自植物；在中国，植物还有其特殊的情感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瑰宝——中药，就大量地使用植物；植物又是丰姿绰约的，它还丰富着人类的审美情趣，有了植物，我们的家园会更绿更美。

为了经济发展需要，为了美化环境需要，为了生态建设需要，新中国成立后，一批批植物园应运而生。海南热带植物园、兴隆热带植物园、湛江南亚热带植物园等，正是那个年代的产物。

仅存七棵的糖椰子树。



9月8日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庆祝建所55周年活动在兴隆热带植物园举行。在这个活动上，记者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，新中国成立之初，我国兴起了第一次植物园建设风潮，国内有名的植物园诸如西双版纳植物园、北京植物园、武汉植物园、南京中山植物园等，就是这一时期建设起来的。

在海南，由于原“华南亚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”（现更名为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）在1958年从广州迁到当时的儋县那大宝岛新村，根据时任所长何康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布局安排，在万宁兴隆建设以收集热带香辛料植物为主的植物园，在那大建设以热带经济植物为主的植物园，在湛江建设以热带水果为主的植物园。

不过，在建设初期，这些植物园并不具规模，有些类似于种质资源圃，随着收集的种质资源越来越丰富，热科院辖下的3座植物园渐成规模，并逐渐发展成熟起来，成为现在集种质资源收集、科研、科普、旅游等于一体的热带综合性植物园，这些植物园既是科研基地，又是小型景区。

近日，记者走访了原华南热带作物科学研究院、海南热带作物学院院长、原国家农业部部长何康，海南热带植物园第二任园长丁慎言教授，兴隆热带植物园老专家张籍香，南亚热带植物园退休老干部庞廷祥等，听这些80多岁高龄的老人，追忆50多年前的故事，那些被尘封的往事隔着世纪的岁月，若隐若现地浮于眼前。

## 垦荒建园 白手起家 植物园的艰苦创业路

“那个时候非常艰苦，真正的白手起家。大家一锄头一锄头地在一片荒地上，挖出了一座植物园。”9月初，兴隆热带植物园，张籍香老人带着记者在园里一边观赏热带香料植物，一边讲述植物园建设的故事。

1957年，何康决定利用兴隆丰富的光热资源和侨乡的优势，建设兴隆试验站，把咖啡、胡椒、可可、香草兰等热带香辛料植物收集到一起，开展丰产栽培、种植管理、产品研发等科研工作，帮助热区农民发展生产，提高生活水平。

“随后，9名科技人员和10多名工人到了兴隆，借住在兴隆小学的茅草房里，开始垦荒建园。”张籍香回忆，当时，兴隆非常贫穷落后，是疟疾高发区，海南曾有一句民谣：“兴隆陵水，有命去没命回”，说的就是兴隆地区疟疾盛行。由兴隆华侨农场划拔的500亩土地上种满了香茅，科研人员和工人们不分白天黑夜，每天起早摸黑砍茅草，砍下来的茅草作为青肥，然后再把茅草根清除掉，整理好土地建设咖啡、胡椒等热带作物基地。

“所有的工作都要自己动手，开荒、除草、育苗、搭棚、制作胡椒柱等等，双手都被锄头、镰刀磨起了泡。这些水泡破了后结痂，结痂后再起泡，旧痂叠新痂，双掌满布厚厚的老茧。”张籍香笑说，当年创建植物园的小伙子、姑娘们都已是白发苍苍了，而那些亲手种下的树木依然生命繁茂。

84岁的丁慎言教授在她的一篇文章里，也回忆了建设海南热带植物园艰苦却又热火朝天的情景。“大家很有干劲，无论是开荒建园，还是到海南的大山里去收集珍贵的植物种子，全都是有说有笑的，没有人喊苦叫累。”

已是90高龄的庞廷祥老人告诉记者，南亚热带植物园于1958年开始建设。“建设植物园最初的目的还是为了发展橡胶等热带经济作物，那时候考虑到海南远离内地，交通不便，于是老院长何康决定在湛江建设一个植物园，收集种植热带经济作物。”

庞廷祥说，当时只有11名技术干部，5名实习员和30多名员工，大家吃住在一排平房里，没有电，有一口手摇井。1959年，越南主席胡志明来考察后，认为这里的科技人员办公和居住的条件太简陋了，建议盖一栋楼房加以改善。

正是因为胡志明的这一建议，才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由中央批了10万元经费，加上湖光农场支持的5万元，建起了一幢小楼房。

## 搜罗天下异木 珍稀植物背后的故事

9月18日，记者电话采访已退休定居深圳的丁老，她告诉记者，1961年，她到海南热带植物园工作时，植物园规模还不大，引种了油梨、柚木、油棕等一些热带经济作物，还有海南的一些珍贵乡土树种。

丁老告诉记者，新中国成立后，美英等国家采取经济封锁政策，要从国外引进植物品种非常不容易。热科院的历任领导，甚至还有国家领导人，在出访当时亚非拉一些与中国友好的国家时，都会帮助引进优势热带植物。所以，植物园里每株大树后面几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。

比如，海南热带植物园里7棵气势雄伟的糖椰子，是1970年代柬埔寨英萨利夫人赠送种植在这里的。

何康也非常关心植物园的建设，他出国考察时，最重要的一项工作，就是千方百计把国外的优质种质带回国内，引到植物园种植。一次，何康到缅甸考察时，就带回一段白花鸡蛋花的枝条交给海南热带植物园种植，如今这株鸡蛋花树已是园中一株非常古老的大树，它既是庭园绿化的优良种质，花瓣还是熏茶的香料。

丁慎言还回忆，我国著名的柑桔专家钟俊麟教授和肖敬平去古巴考察时，就搜集了许多热带经济作物种子，他带回来的西印度樱桃，引种成功，还推广种植。

张籍香老人介绍，兴隆热带植物园的咖啡、胡椒等优良热带香辛料的品种，也是依靠爱国华侨回国探亲时，偷



何康夫妇(中)观看热科院产品。

偷带回来的。

除了从国外引种，植物园的科技人员还要进山收集珍稀植物。到原始森林采集植物种子是件冒险的事，今年9月20日，中科院华南植物园49岁的科学家曾庆文，在云南攀上40米高的华盖木树梢采集种子时，不幸摔到树下10多米深的山沟身亡。可见，当年的植物学家们也是冒着生命危险收集植物的。

曾参加海南热带植物园建设的张仲伟副研究员说，1971年初的一天，他带人到吊罗山采集植物，遇上倾盆大雨，两人整个下午都躲在棕叶下避雨，衣服全被雨水淋透了，傍晚时分，雨还是下个不停。为安全起见，他们不得不带着几十公斤重的坡垒、兰花等植物种苗，冒雨摸黑下山借宿。

“那时候引种植物，多是从经济价值考虑。”曾任海南热带植物园园长的王祝年研究员介绍，海南热带植物园最初的名字是“热带经济植物园”，其分区有热带水果区、药材区、棕榈区等。收集的植物大多来自亚非拉友好国家和云南、海南等热区的有经济价值的植物。

## 建了毁 毁了再建 植物园历尽坎坷

海南热带植物园、兴隆热带植物园，这两座位于海南的植物园，带给人们不少欢乐，也是孩子们的科普大课堂。

但这些植物园都经历坎坷，建了毁，毁了建，很多早期引进的植物都被损毁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。

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，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”庞廷祥告诉记者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南亚热带植物园引进的植物不是被拔掉，就是被砍掉，幸存寥寥。就连周恩来总理当年从印度带来的几株芒果树，也被毁了。

海南热带植物园的10多名科研人员也被解散，植物园处于混乱状态，园区遭到严重破坏，不断有人冲入植物园锯倒大树，拔掉引进培育出的植物种苗，搬走花盆。植物园沟边的热带季雨林的板根、茎花、木质藤本景观等面目全非，破败不堪。

张仲伟记得，1971年，在爱国华侨的帮助下，从非洲引进象鼻棕，却被工宣队的人拔掉了。两天后，出差归来的张仲伟发现象鼻棕苗不见了，他匆忙在一处水沟里找到了蔫蔫的象鼻棕苗，发现其中两株已被拦腰折断，不禁伤心落泪。

不仅这些植物园被破坏，“文革”期间，神州大地，几乎所有的植物园都有不同程度地遭受破坏。所幸的是，改革开放后，我国各地的植物园重新焕发生机。据统计，至今，全国共建成植物园243座，收集植物2万多种。

热科院建设的这3家植物园也恢复了往昔的风采，而且越来越美丽，植物品种越来越丰富，海南热带植物园收集了1000多种珍稀热带植物；兴隆热带植物园已是全国AAAA级景区，南亚热带植物园也是全国AAA级景区。